

十月文藝叢書

新芽

陳肇祥 著



新亞書局印行

書叢藝文月十

新芽

著 祥 肇 陳

行 印 香 書 湖 杭

芽 新

權 版 有

印
聯
者

發行
者兼

24
25
26

陳
肇
祥

十月又編委首

卷之四

新野路

7-1
 7-2
 7-3
 7-4
 7-5

天津羅斯福路

1951

【1】

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凡例

- 一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工作，即以「十月」命名。
- 二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選刊各種形式的人民文藝底創作與翻譯，以著譯人爲單位。
- 三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原則上規定每月出一本，但也許一月數本，或數月一本。有值得出的東西，又有出版能力，多出幾本，沒有值得出的東西，或出版能力有限，就少出幾本。
- 四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每本約五萬到十五萬字。
- 五、除歡迎文藝工作者底著譯外，我們也歡迎工農兵大眾的創作。
- 六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編委會對來稿有修改權，如不願別人修改，務請在稿端註明。退稿須附足郵票。

七、寄稿處和通訊處：天津羅斯福路知識書店轉。

序

這個小冊子，是選輯了抗日時期的幾篇文章。

其中，有幾篇是記載當時的兒童活動的。那時候，我以記者的身份，在晉察冀邊區活動。我到過五台山的東麓，到過拒馬河的北邊，出過紫荆關，走過插箭嶺，踏着太行山脈的崎嶇小路，遙遙而南，一直走到過滹沱河的南岸。那時候，廣袤千里的邊區，到處澎湃着抗日的怒潮。那時候，有一首流行的歌曲，最足以代表當時邊區老鄉們的抗日情緒。那首歌詞是：

紅日照遍了東方，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。看吧！千山萬壑，銅壁鐵牆，抗日的烽火，燃燒在太行山上，氣焰千萬丈！聽吧！母親叫兒，打東洋，妻子送郎上戰場！我們在太行山上，我們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強馬又壯！敵人從那裏進攻，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！敵人從那裏進攻，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！

那時候的邊區，村村商店，田間路上，到處都可以聽到這首歌子的聲音。我記得，在抗戰以前，老鄉們是最沉默的。做活兒的時候，悶着頭工作，清閒的時候，吸着旱烟發愁。走遍多少村莊，輕易

這不到什麼歌聲。抗戰以後，共產黨、八路軍領導大家團結抗戰，組織人民武裝，成立民主政府，掀起了晉察冀邊區，實行減租減息，廢除封建，……這一下老鄉們的勁頭上來了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一齊起來，手攜手，肩並肩，走上抗日戰場。「抗日高於一切，一切爲了抗日！」——這是多麼高的原則啊！但是每一個邊區的老鄉，都能够懂得這個道理，澈底地執行它，連極偏僻的山村的小婦婦女，也都知道「一口飯呀！一口湯呀！給戰士們吃了，好上戰場呀！」老鄉們開始感覺到自己就是家的人了。心裏裏一高興，頭就抬起來了，嗓子裏，不知不覺也就嗚嗚唱唱起來。那時候，邊區的土地上，的確是處處歌聲啊！

敵人的海裏，青年和兒童的調子最高亢。兒童們發揮了他們高度的聰明、活潑和勇敢。他們站崗放哨，察看行人；他們跋山涉水，偵察送信。這些艱苦的工作，他們都是在高亢的歌聲中愉快地完成的。在邊區的歷史上，兒童們的光輝事蹟，真是太多太多了！我的筆太笨了，這幾篇短短的文章沒有能够把他們的機智和勇敢，描畫出千萬分之一來。

其中，有幾篇是記載冀中老鄉們愛護抗日幹部的情形的。一九四一年「五一」以後，冀中區遭受了敵人的嚴重破壞。四二年四三年，整個冀中平原上，簡直成了豺狼橫行的世界。那時候，五里一嶺，十里一堡，封鎖溝，封鎖牆，大好河山，被敵人割裂成無數的小塊。日本鬼子依靠着那些點、線、線，集中兵力，在各個小塊土地上，不是今天「清剿」，就是明天「掃蕩」；不是什麼「拉網戰

補」，或是什麼「滴水戰術」，真是沒有一會兒安寧日子。就在那麼艱苦的情況下，經過了漫長的三年，我們終於勝利地堅持過來，不但沒有被敵人消滅，相反的壯大了自己。一九四四年，我們繼續逼退敵人的點、線，擴大抗日根據地，又恢復了冀中區原來的面貌。這個勝利是怎樣取得的呢？最基本的一點，就是共產黨、八路軍和冀中老鄉們的親密、堅強的團結。如果沒有這種親密、堅強的團結，如果沒有共產黨、八路軍，抗日幹部和廣大的冀中老鄉結成的骨肉相連的關係，這個勝利是不可想的。我們離開家中抗戰的歷史來看吧！有多少個父親、母親、兄弟、姐妹、女兒和兒子爲了掩護共產黨員、八路軍戰士、和抗日幹部而光榮的犧牲了。有多少個共產黨員、八路軍戰士、和抗日幹部爲了保護老鄉們的生命、財產而光榮的犧牲了。共產黨、八路軍、和抗日幹部，完全全的溶合在廣大的羣衆之中。他們在羣衆中間，時時處處起着核心作用、骨幹作用，而表面上却一點也不看什麼形跡。正是因爲這樣，日本鬼子才瘋狂的採取什麼「拉網戰術」，「海水戰術」，進行野蠻的屠殺、血洗，企圖把共產黨、八路軍和抗日幹部從羣衆中間區別出來。但是日本鬼子失敗了，冀中的老鄉們，在敵人的刀斧面前屹立而前，毫無懼色。他們寧肯犧牲自己的生命，決不暴露自己的黨、自己的戰士、和自己的幹部。他們愛護自己的黨、自己的戰士和自己的幹部，基於愛護自己的生命。一九四四年秋天，記者從太行山到冀中區去的時候，一路之上，深切的體會了這種真誠偉大的兄弟之愛。我的筆太笨了，還難結短促的文字，沒有能够把他們那種偉大真誠的友愛，表達出千萬分之一來。

這冊小冊子頭和同志們見面了，重新翻閱一下這幾篇文章，我只感覺到萬分的慚愧。——當時的簡單是那樣宏偉偉大，而我却只零零碎碎的記載了這麼一點點。

作者·一九五〇年十一月。

售 價

1,800元

目 錄

序	一
房東	一
站上	九
「翠蝶」	一五
加勁生產	三二
麥牧	四二
米	五〇
新芽	五七
小刁	六〇
放哨	六六
查路條	六九

房 東

月亮快落的時候，我們穿過了平漢鐵路。鐵路的兩旁，是一丈多寬兩丈來深的人溝，西邊的一條，裏面有半尺深的水，水下是爛泥。火車剛過去我們就急忙偷度，頭不得脫鞋，幾乎陷在裏面。鐵軌在月光下閃着白光，不到二百米遠的地方便是敵人的炮樓，炮樓的窗子裏閃着微弱的燈光，膽小的僞軍們，不住的吶喊着掛號。

爬上東邊的人溝，走了不多幾步，帶領我們的交通員便把背上的包袱往地下一擡，賭氣似的說：「歇歇，他媽的！」

我們四五個人，分散開，在幾棵被霜打得半乾的大槐下面隱蔽着坐下，誰也不敢言語。但是我們的交通員同志，却一點也不顧忌，點起一枝紙烟便吸起來，而且說話的聲音，也不像別人那樣儘力把聲音壓低。同志們熱心的勸告他：

「同志，小心點啊，紙烟的火頭，砲樓上看得見！」

「吉八！這個過路，我根本就不打算背着他們！」一轉臉，月亮照在他的眼睛上，閃着兩條明亮

的光。「這小子們不吃好糧食，像越怕他，他越欺侮你！」

這時候砲樓上又大聲的炸唬起來。

「你不用跑，早看見你喇！」

「你媽的皮，誰跑喇！老子們就在這裏坐着！」

砲樓上嚷一句，交通員同志就這樣嘟嘟囔囔的回罵一句，示威似的坐在那裏吸着紙烟，紙烟的火光，一點也不隱藏。

一列火車從北面開過來了，車頭上的探照燈，賊眼似的往兩邊張望了一回，叫了一聲，便偷偷的跑過去了。

「走，前面再休息，還有十來里就到站上了。」

交通員同志把紙烟頭拗掉，揹起那個沉甸甸的包袱，我們便向着東南方向走下去了。

x

x

x

x

x

進村的時候，月亮已經沒了。交通員領着我們左彎右轉的走了好半天，才在一個籬笆門前站住。他從門縫裏伸進一隻手去，很小心的摘了一個什麼東西，然後輕輕的把門推開，低聲告訴我們：

「進去，輕輕的，不要有聲音！」

大家進了門，他又輕輕的把門扣上，把我們安置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，他才腳步輕輕的走進一個黑黢黢的門洞裏去。過了一會兒，另一個角落裏，就有一扇門拉開了，一個穿着黑棉袍的老年人出來，無聲的向我們招手。交通員同志不言語，做手勢，讓我們快點進去。

我很奇怪，過路的時候，我們的交通員同志是那麼大膽，在敵人的砲臺邊上弄大吸煙都不怕，現在回了家了，却還要躲小起來。

老人把我們領到一所小院的北屋裏。屋裏點着一個菜油燈，窗子用棉被堵着。一位老太太和一個年輕的婦女正忙碌的收拾着炕上的東西。老人一看，有些不耐煩了：

「快點，同志們走了一夜，得趕快歇歇——被子丟下兩條，再放下那條藍色的！」他轉過臉來叫我們靜靜：「這間房原是專為同志們預備的，這兩天沒來，閻女從婆家回來沒睡住，就住下了，你們看她這個覺勁！」

寬敞的大炕上，鋪着暖烘烘的棉被，跑了多半夜，累得又酸又硬的身體，一躺在這樣又暖又暖的炕上，真是說不出來的舒服。老人輕輕的告訴我們，儘管安心睡，不要緊，一切自有他照料。說完，掩上門出去了。

雖然已經疲乏到極點，但是神經太緊張了，怎麼也睡不着。同伴們都已轉起甜蜜的鼾聲，我總是翻過來翻過去，空打呵欠，合不上眼。剛一合眼，耳邊突然「拍達拍達」的響起來，一吉令便醒了。

—— 4 ——
睜眼一看，原來天已大亮，滿窗紅日，外間屋裏正在拉風箱做早飯。聽了聽街上，很安靜。窗外的樹上有家雀子亂叫。我爬起來到外面去找廁所。

在外間屋做飯的是老人的女兒，二十多歲，出了蘇的裝束。她把兩隻袖子捲得高高的正在和麵。看見我出來，她趕緊告訴我：

「同志，別出入門，要解手就進家裏的毛房吧，那角上就是！」冀中農民的風俗習慣我知道，對於男女的防範可嚴咧，平常人家，女人們的廁所，決不許男人進進，外人更不用說。老人的女兒這樣很自然的告訴我進家裏的廁所，使我很驚訝。在抗戰當中，青年一代，可真改變了。我從廁所回來，其他同志們也都醒了，老人一撥門帘進來，他親切的問我們夜裏睡得好不好。又告訴我們，這村是敵人的據點，村西頭有兩個砲樓，住著一個鬼子二十個偽軍。他說道院子很淺，只隔著一道牆，外面就是大街，說話千萬要小聲。一聽說這村是據點，我們有些害怕，老人看出來了，趕緊又安慰我們：「不要緊，這裏從來沒有出過岔，不要怕，保險沒事。」

這時候我一眼看到，炕上沒有睡著我們的交通員，心裏立時又沉不住氣了。我想起來了，從昨天晚上一進這屋就沒見他。我們沒有到過游擊區，乍一到敵人點線密如蛛網的冀中平原，真像是不識水性的人掉在大海裏一樣，六神無主，事事都得依靠帶路的交通員，他若有個好歹，我們也就完蛋了。老人看出了我內心的惶惑，笑了笑，對我說：

「不要管他，他不住在這村裏！」

「他不住在這村裏嗎？——我更惶惑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同志，住在我這裏我就敢保險。不用管他，他另有更安全的地方。」

「他住在哪裏呢？」

老人笑，說：

「我都不知道。」

「我更不知道，我覺得這事更玄了。房東再三安慰我們，但是我心裏倒不答應。」

「這是假，——小賊生跑進來，十二三歲，黑臉，一身黑圓布衣服。他像跟我早就熟識的。」

「一進門就說：

「同志，教我唱歌吧！」

我就坐在門口的路沿上，一把就抓住了他。」

老人跟着進來了，抓着小孩的腦袋，給我們介紹：

「這是我孫子，上學哩，咱們同學。他爹他娘都不在，咱家裏人少，同志們來了，我一個入

顧了家裏就顧不了他，得叫他帶着新先生也答應了，家裏有事就不用到學裏去。……他注視着，

小孩子，「小喜，你談同志們教你國語吧，我到門口去收拾豬圈。……」

爲我們耽誤孩子下學，我覺得很抱歉，便不再多扯閒話，打算正正經經的教他一兩課，以補救他曠課的損失。可是他固執的非學唱歌不可，他說，就誤了書再補，抗日歌沒處學。我說：

「唱歌讓敵人聽見了怎麼辦？」

「使小聲，聽不見！」

「可沒準兒，敵人一下子走到門口，不就聽見了嗎？」

「走不到，奶奶在房上種花生，顧着哩！」

我沒話可說了，只好教他。我們唱：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」，他學的很快。

正唱着，街上不知道誰嚷了一聲。像隻伶俐的貓，他一溜就鑽出去了。我們幾個人側耳聽着街上，遠處好像有一種雜亂的吵叫聲。

老人在門口和鄉親們說道着家常話，他把嗓門故意放得很高，意思是告訴我們：「沒有事。過了一會兒，小喜子跑回來了，他說鬼子在兩街上抓雞，偽軍沒截住，鬼子打偽軍哩。」

傍午的時候，老太太在房子上說：「春雲，你來一下。」老人的女兒，便從對面那間屋子裏出去了，一會兒，她給我們端進一大籠笑大花生來。她說：

「同志們吃花生吧！」

小喜子拉住她。

「二姑，給我們炒炒吧！」

她立刻同意了，我們阻攔不住，又不敢高聲說話，只好由她去做。在山裏住了好幾年，很少吃到花生，因而想到鎮上去買一點，價錢太貴，吃不起。這回她端來了一大碗箕，足有四五斤，吃了個痛快。

快吃完花生的時候，老人回來了，我們立起來讓他坐，他趕緊按住大夥兒。

「別動同志，一家人嘛！」

他解開腰裏的「打包」，拍拍身上的土，鬆鬆的出了一口氣說：

「沒事啊，老爺（太陽）一歪，他們就不敢動啊！小喜，叫你姑做飯吧！」

老人坐在炕沿上，愉快的和我們談起來。可以看得清楚，他是放下心了。他問了我們很多山裏的事情，也給我們講了許多村裏的事情和他家的事情。他家就這麼四口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閨女又出了嫁。他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啦，還得自己辛辛苦苦的種地。也就沾了勞動的光，養下個好身子收兒，能吃能做，幾年來沒生過病，比青壯年們還「殺辣」。

吃完飯，太陽就快落了，我們的交通員同志，不知從那裏鑽出來了，他腰裏纏着一個小包囊，只簡單的說了兩個字：

「走罷！」